

凡尔纳与阿瑟·克拉克联手才能写就的宇宙冒险

失重世界的金银岛传奇

幡云世界 I

众阳之阳

THE VIRGA I: SUN OF SUNS

[加]卡尔·施罗德 (Karl Schroeder) 著 秦鹏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幡云世界 I

众阳之阳

[加] 卡尔·施罗德 (Karl Schroeder) 著

秦鹏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Sun of Suns By Karl Schroeder

ISBN:978-0-765-35453-2

Copyright © 2007 by Karl Schroeder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Donald Maass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5 by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and Shanghai Guo Yue Cultural and Creative Co., Lt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4-712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 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幡云世界. 1, 众阳之阳 / (加) 施罗德(Schroeder, K.) 著; 秦鹏译. --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书名原文: Sun of Suns

ISBN 978-7-302-39425-9

I. ①幡… II. ①施… ②秦… III. ①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1487号

责任编辑: 雒 华

封面设计: 肖安云@佳倍设计

责任校对: 赵丽敏

责任印制: 杨 艳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 100084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8mm × 210mm 印 张: 9.125

字 数: 235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产品编号: 058216-01

中文版序

《星球大战》的问题在于，它成不了现实。

20世纪早期，时值科幻作家们开始想象银河帝国、探索神秘异世界之际，爱因斯坦证明了任何物体的速度都不可能超过光速。超光速旅行无法实现这一简单的事实从此高悬在每一位梦想着浪漫的未来飞船和宇宙探险的读者头顶。这是个奇怪的变化，因为史诗般宏大的星际旅行神话是20世纪早期科幻献给人类的一份厚礼。科幻的礼物乃是一种满怀希望的憧憬，憧憬我们这个技术文明实现无止无休的发展和层出不穷的发现。这个憧憬曾经激励一代代年轻人投身科学与工程，亲自去努力改善他们生活的世界。我七岁那年见证了尼尔·阿姆斯特朗踏足月面，因此我是怀着这种憧憬长大的。

人类征服群星——这种在西方曾被用于激励一代代人的宏大史诗——竟然无法成真，这一事实不仅古怪，更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想要那种奇异刺激、充满可能性的未来，并且在努力实现它；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内心深处隐隐有个声音在说，那样的未来并不存在。《星球大战》是异想天开，《星际迷航》也是。如果它们都是异想天开，而并非我们真正能够为子孙建造的世界，那么我们正在努力创造的所有其他事物又当如何呢？——比如那个我们的后代尽享和平与富足、有无尽的可能和奇观可以期待的更美好的世界，说不定也只是异想天开而已。

我创作了《众阳之阳》以及“幡云世界”系列的其他作品，是为了证明科幻的承诺仍旧没有落空，对未来最奇妙、最乐观的憧憬依然能够成真。你会读到，幡云世界里充满了令人惊异的地方和情境。它是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是我们在科幻和现实中都不曾见过的。在《众阳之阳》中，海登·格里芬骑乘着一部装有鞍座和把手的无翼喷射引擎，穿行于没有重力的天空和云海。他的世界是运行在轨道上的一个气球，直径达几千千米。气球里充满了空气和在失重条件下四处

飘移的水球、土块。那里的鱼会飞，鸟则在空中游泳。在人工太阳的照耀下，钢铁、木头和绳索制成的轮状城市在旋转，农民种植的庄稼密陈半空、漫卷如云。光明的空域中形成了国家；太阳之间影影幢幢的暗夜里，则有匪帮和秘密社团在运作。在《坎德斯女王》里面有一座十五千米长的古代转轮城市。在那个古旧得要在其公民脚下碎裂的地方，维娜·拂风凭借花言巧语、坑蒙拐骗，在腐朽没落的贵族阶层闯出了一片天地。

所有这些都有可能成真的。

在创作“幡云世界”系列的过程中，我咨询过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未来的人类文明一旦挣脱了重力的束缚，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于此我本来是有直觉的。咨询的结果证明，我的直觉是正确的。利用我们今天拥有的材料，人类能够建造一个行星大小的空心球，并在其内部填充适宜生命存在的大气。这本身就很令人惊异，而随着本书创作的进行，我发觉在这样一个新环境里，有关奇迹和发现的点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发现了一个可能性之丰富毫不逊色于20世纪科幻中陈腐老套的银河系帝国的世界，而且它可以是真实的。

如果说《星球大战》之类的经典太空歌剧是在不可能存在的宇宙里描绘出一个充满浪漫和探险的世界，那么“幡云世界”系列则是在我们自己的宇宙里将同样多的浪漫和探险呈现于我们面前。因此当你阅读《众阳之阳》的时候，记住这一点：你读到的故事是有可能发生的。

在我这一代北美人士当中，我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因为我对未来心存乐观。我相信真实的事物中也蕴藏着神奇与魔力。我相信对未知的探索和人类的创造力能够改造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生活。因此，我下定决心要创作这样的科幻作品：与最优秀的奇幻作品相比，它们起码同样地奇异并且令人赞叹——而且只写有可能成为现实的故事。我希望自己或许能够以这种方式，激励一些人真正去创造我曾经描写出的地方和生活。

《星球大战》是异想天开，但绝不意味着我们的未来不可以那样

美妙。未来到底能够有多么神奇，我已经在《众阳之阳》和《坎德斯女王》当中稍加证明过了。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利用想象力，在过去的银河帝国与星际飞船之外另辟蹊径，创造出更加令人惊异的事物。若我们一起努力，便一定能做到。

卡尔·施罗德

2014年10月

重力警钟响起时，海登·格里芬正给一条鱼除毛。就连市政酒吧厚实的木头墙壁也没能挡住这沉闷的钟声，不过警钟原本也应该让整个镇子的人听见。海登停下手中的活儿，皱起了眉头，尝试放开那条鱼。阳光透过地板缝隙闯进屋内，把四片颤巍巍的羽毛照得如烛火般闪烁。那条鱼落在了他左侧三英尺的地方。羽毛则在海登的注视下，在空中缓缓划着弧线，落在鱼的旁边。

“现在开始转早了一点，对不对？”海登说道。迈尔斯心不在焉地嘟哝了一句。这位行伍出身的市政厨师正忙着往一只火鸡身上浇调味酱。那只火鸡是他刚从火炉的煎熬中“解救”出来的，浑身热气腾腾。迈尔斯的光头上闪烁着火光。“别管怎样，他们可能还是需要我。”海登说，“我最好去看看。”

迈尔斯抬头看了他一眼。“你妈把你留在这里，”他说道，“你却不老实地。把那条鱼捡起来。”

海登把双臂抱在胸前，向后斜靠在桌子上，试图想出一个听起来不

那么像抱怨的回答。警钟又响了，这一次听起来更急迫。“听见没有？”他说道，“他们需要人手。整个镇子里数我对喷射飞车最在行。再说，如果重力消失了，你要怎么炖这条鱼？”

“重力不会消失的，孩子。”迈尔斯厉声说道，“这会儿重力稳定着呢。”

“我最好还是去看看是不是出了什么别的事情。”

“你就是想去看你老妈启动太阳。”迈尔斯说道。

“你不想吗？”

“今天只是测试。我要等到明天，那时他们才会正式启动它。”

“求你了，迈尔斯。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厨师叹了口气。“去吧，开动喷射飞车，然后马上回来。”海登冲向门口，迈尔斯大喊：“别把那条鱼留在地上！”

海登走到酒吧前面的大厅，又有一丛光柱透过木条地板刺了进来。这不是个好兆头。妈妈应该等待云层比较厚的时候再启动镇子的新太阳，免得逐流人看到它。逐流人肯定不会容忍在自己镇子的近旁出现另外一颗太阳。那个工程是秘密进行的——或者说到目前为止一直是秘密进行的。到了明天，全世界都会知道它。

海登倒退着经过了锃明瓦亮的橡木吧台，故作轻松地朝一边挥舞着纤细的手臂，“警钟响了，去检查一下喷射飞车。”

一名顾客有点怀疑地冲他笑着。五十号大妈在吧台后面的岗位上瞪着他。还没等她说什么，海登已经出了前门。

门外一如既往地刮着大风，连街道面板的缝隙也透着啸声。阳光斜斜地洒在街道的尖顶边缘。街边的建筑见缝插针地挤满了每一处可利用的空间。衬板和墙壁上游移着条状或方形的光斑。这个时间街道上几乎没有什么人。海登沿着大道的陡峭弧线飞奔，脚下的街道面板踩起来像弹簧一样有劲。

到了傍晚时分，加文镇开始有了些生机。住在这里的工人从六个方向拥回镇子，一路上谈笑风生。路边的汽灯亮起来后，夜市将临，商人们纷纷开窗，准备开张。舞厅则会敞开大门迎接那些有力气在舞池里扭几下的人。有时候海登会凭借帮人点亮街灯挣点小钱，毕竟他用起火来也是把好手。

如果直接摆弄喷气飞车，可能就没时间看到太阳了。于是，海登绕了个圈子。他悄悄溜进一条夹在两排高大房屋中间的逼仄小巷，走进了镇子两条边沿大街中的一条——说是大街，其实不过是一条有顶棚的狭窄走道。顶棚是从道旁房屋和商铺上面延伸出来的。他走上去的时候，那些大门在他的左侧。右侧则是一条不平整的木头围墙，顶部有条缝隙。围墙上间或开着一扇百叶窗，但是海登并没有在任何一扇窗前停留。他的目的地是一处开放式走廊，还要再走四分之一条街才能到那里。

每逢这种独自忙碌的时候，他若不是彻底忘我就会陷入浓重的悲伤。父亲的死尽管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却依然重重地压在心头。他和母亲搬到这里已经有那么长时间了吗？母亲一直坚持说这是最好的安排。如果继续留在二十二号镇子的家，周围随时会有事物让他们想起爸爸来——然而那样有什么不好呢？

父亲无法见证那颗太阳的启动了。作为这个家庭的最高成就，他的工程将由妻子来完成。每当海登回忆父母谈论这件事的情形时，记忆里响起的总是父亲充满了激情和希望的高谈阔论。妈妈比较安静一些，但是在那些夜晚，她饱含骄傲与爱的低语每每穿透卧室的墙壁，助他进入梦乡。建造你自己的太阳！国家就是这样诞生的。启动一颗太阳将是名垂千古的壮举。

#

海登十二岁的时候，父母第一次带他去了闪击城。他为此事抱怨

过，因为他后来才了解到逐流虽然伟大，却并非他的祖国。朋友们都嘲笑他去了敌人的巢穴，不过他并不十分理解为什么逐流人都是坏人，以及身为高堡公民又意味着什么。

“所以我们才要去。”父亲说道，“为了让你理解。”

“不仅如此，还要看看公国的人们都穿什么衣服。”母亲笑着说道。父亲怒视着她——他扁平的脸庞仿佛就是专门做这种表情的——但是母亲假装没有注意到。

“你会喜欢那里的。”她对海登说，“我们会带回来一些让你那些伙伴羡慕的东西。”

他喜欢这个想法，然而父亲的话他还是牢牢地记在了心里——他去闪击城是为了理解一些事情。

当他们的船穿过最后一堵云墙，那座城市第一次浮现于眼前时，他认为自己确实理解了。当亮光涌入船内，海登和其他孩子一起飘向那个被栅栏牢牢钉死的窗户——他们的小船上没有离心机，所以每个人都处于失重状态——并且用手在眼前搭起凉棚，眺望目的地。

近旁的空中挤满了旅行者。他们有的骑着喷射飞车；有的骑着以踏板为动力的杠杆飞行器；有的则靠踩踏双脚来扇动固定在背上的白色大翅膀。他们带着包裹、拖着货物。凡是靠喷流飞行的，都在身后留下了慢慢消失的尾迹，一条条或直或弯的白色线条把天空涂抹得乱七八糟。

逐流的太阳将半个天空烤得炙热无比，而他们的圆柱状快船在邻近的地方钻出云团。冲出迷雾仅仅几秒钟，船上一贯冰冷的休息室就已经升温了。别的男孩都指着某个东西，兴高采烈地大喊大叫。海登朝那个方向看去，努力辨认着究竟是什么物体投下了那样一个大得难以置信、遮蔽了足足半个视野的影子。那个庞然巨物形状不规则，正如同这一路飞来时看见的那些石块。然而那些石块通常只有一所房子那么大，

上面长着枝杈朝各个方向纷乱生长的树，而眼前这个物体因为距离较远而显得发蓝，表面覆盖着一层平坦的绿毯。过了片刻海登才意识到，那其实就是一块石头，只不过它的直径长达数英里。

他对着那块巨石目瞪口呆。父亲正和母亲一起停靠在藤条篮上，见此情形他不由自主地发笑。“这是你见过的最大的家伙，海登。但是听好了，还有比它大得多的地方。逐流并不是一个大国。记住。”

“那就是闪击城吗？”海登指着巨石问道。

父亲钻出篮子飘了过来。他有着体力劳动者才有的宽肩膀和一手老茧，在孩子们面前显得格外高大。他们在海登旁边为他让出了一个位置。“这颗小行星？它不是闪击城，而是逐流的财富之源——当然他们的太阳也是。”他靠在围栏上指着另一个地方。“那里才是闪击城。”

也许是因为从未见过那样的东西，直到此刻海登才留意到那座城市。毕竟高堡的转轮都是简单地将木板拴在一起，以绳索为辐条，很少有直径超过两百码的。你只需要把整套装置转动起来，在轮面的内侧建房子。事情就这么简单。此外，他也从没有见过超过五六只像这样的转轮聚在一起的情形。

组成闪击的十来个镇子都闪烁着精心打磨出来的金属亮光。它们的形状与其说是环形，倒不如说是圆柱形。每一个镇子的直径都不小于五百码。最令人惊异的一件事情是，它们四个一组，全都与那颗郁郁葱葱的小行星拴在了一起，就像是一些活动装饰物。每个圆柱体的外缘都往各个方向伸展出金红相间、光彩夺目的帆，将这些镇子装饰得如同华美的旋转焰火一般。

“那颗小行星太大，不受风力影响。”父亲说道。海登不自在地挪动着身体；父亲并没有试图掩饰高堡粗声粗气的外省口音，“镇子则小得可以由狂风来驱动。他们利用帆来使转轮保持转动。”这句话海登听明白了，风之所以形成就是因为物体的运动速度与其所在气团的速度不

一致。大多数情况下，在幡云世界里来往迁徙的物体都依从空气环流的缓慢节律。你一般只会在镇子的墙壁之内或者飞行时才能感觉到风。有好多次，他叠出小小的纸螺旋桨，固定在丝线上从勇者之路放出去。那些小螺旋桨会在湍急的气流中旋转，所以闪击城的镇子也会如此，只不过转速要慢得多。

海登皱起了眉头。“既然那块巨石不能随气流移动，它不会飘离到逐流的其他部分吗？”

“你问到了点子上。”父亲笑着说道，“比起大多数国家来，逐流更具迁徙性。逐流人必须顺从他们的小行星在幡云世界里的运行轨道。就连他们的太阳也是拴在小行星上的，你在这里看不到而已。十年前，逐流飘到了高堡的境内。在那之前，我们距离那些主要的太阳比较遥远，因而相对弱小和贫穷。但那时我们拥有尊严，因为我们控制着自己的命运。现在我们算是什么？闪击城的从属而已。”

海登没有留意这些话，他热切地盯着那些城镇。

正午时分，他们的船到达了最大的圆柱状镇子之一，却在它的轴心处遭遇了交通堵塞，花了一个小时才得以离船。不过海登并不介意，等待的时间里他一直在看镇子不停旋转的内表面，想在那些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中寻找想去探访的地方。很多船坞挤在圆柱形的轴心，如同一堆杂乱无章的大木头骰子。缆绳通往四面八方，连接着构成这个城市的其他镇子。有一个转轮格外惹他注意——那个巨大的圆柱体内表面上似乎只有一幢建筑。那建筑楼台层叠，隅限交错，装饰着华美的玻璃窗。圆柱体周围盘旋着许多海登以前只在照片上见过的战船。庞大而笨重的木头船体上布满了炮门，烟缕、绳索和船桅从中蔓生出来，活似一个个巨大的鱼骨。总之那是一群雄伟而令人神往的战船。

“你去不了那个地方。”父亲冷冰冰地说道，“那是领航大君的宫殿。”

经过漫长的等待，他们最终得以沿着一条又长又弯的隐蔽楼梯来到大街上。在那里有个穿制服的人要检查父亲的证件，为此海登不得不忍受另一次看起来遥遥无期的等待。当时他的注意力不太集中，没有注意到父亲曲意逢迎的假笑，也没有注意到当他们最终获准进入城市时，父亲放松双肩，舒了口气。但是走了一段之后，他转向母亲，亲吻了她，悄声说道：“我很快就回来。去宾馆开好房间，但是不要等我。出去购物吧，那样能分分神。”

“他去哪里了？”海登看着父亲消失在人群中的背影问道。

“只是去处理些生意上的事情。”话虽如此，但母亲的声音听起来却很不开心。

这短短的交谈就算引起了些许疑虑，也很快被海登抛在脑后。那是个庞大而引人入胜的镇子，甚至重力也感觉不大一样——内耳能感受到轻微的旋转——在有些地方，你根本一眼望不到边。海登跟着母亲走访了好几家经销店。每当母亲为自己参与开办的报纸跟人争纸张批发价时，海登就很开心地盯着窗外的车水马龙。

不过有些事情还是渐渐引起了他的注意。母亲穿着高堡外围地区那种色彩艳丽、层次丰富的衣服，而且和父亲一样，她并没有试图掩饰自己的口音，就连她的黑头发和黑眼珠也使她在这个金头发、灰眼珠的城市里显得格格不入。那些店主对母亲虽然称不上有敌意，但也不算上友好。他在街上见到的那些小孩也是如此。海登曾对一两个小孩微笑致意，但他们却转身离开了。

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他也许就忘记这些细枝末节了。就在那天接近傍晚的时候，他们母子俩快要走到宾馆了——海登背着大小包裹，母亲欢快地哼着曲子——海登看见父亲正背着手站在宾馆门口。当海登挥手打招呼的时候，感觉到母亲紧紧地抓住了他的肩膀。这时候他才注意到，父亲身旁站着一群穿制服的人。听到海登的声音，他们齐刷

刷地转过脸来。

“不妙。”母亲轻声说道，这时那些警察已经开始朝母亲和满脸困惑的海登围过来。

接下来的行程基本上都是在等待中度过的。母子俩辗转于好几个浅绿色的空房间。母亲总是面色苍白默不作声地坐着，对于海登越来越急躁的提问充耳不闻。他们没有回宾馆睡觉，而是留在警察局后面的一间小屋里，睡在了两张硬邦邦的小床上。“这不是牢房。”那位为他们指示住宿地点的警官这样讲，“是为亲属准备的免费公寓。”

第二天父亲才又出现。他须发蓬乱，形容萧索，脸颊上有块淤青。母亲扑到他怀里哭着，而海登则抱着肩膀站在一旁，又困惑又气恼。那天晚些时候，他们登上了一艘客船，远不如来时那艘豪华。海登只得眼睁睁地看着闪击城那些尚未游历的华美大转轮慢慢退向远方。

后来父亲解释了抵抗运动，他谈到，争取高堡的独立自主，集聚才智和资源很重要。海登认为自己听明白了，但他真正在意的不是里面的政治道理，而是这段记忆——父亲拍着他的背，与他一起在闪击城摩肩接踵的大街上漫步。

#

那段走廊其实就是大街的一段，只不过围墙被栅栏取代，你可以一眼看到外面。母亲称那里为“勇者之路”，迈尔斯则用了一个更有趣的词“呕吐之路”。海登走到栅栏处，双手紧紧抓着栅栏，看向外面。

一座巨大的云山在他面前翻卷着，几乎触手可及。新的太阳肯定就藏在里面。索道从加文镇连接到施工现场，直刺云山，隐遁其间。海登有些失望，如果太阳现在启动，他根本看不到。

他又笑了。哦，对，应该是能看到的。父亲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向他强调：太阳启动的时候，根本不可能看不到。“几英里之内的云都会蒸发——噢！”他说到这里的时候会用手比画。“温度马上会急剧升高，

事实上一千米之内的所有东西都会着火。这就是太阳要远离任何镇子的原因，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保密方面的考虑。它发出的光——海登，你必须保证不去看它——会比你能想象到的任何东西都更明亮。足够接近的话，它会灼烧你的皮肤，隔着眼睑令你目眩。在我们移走镇子之前，绝对不要直接看它。”

云山在海登的注视下调转了方向。毕竟加文镇和其他镇子一样，也是一个转轮，通过旋转形成的离心力为其居民提供重力。这是他们所知的唯一一种重力，是一种珍贵的资源，耗资高昂，享用者被课以重税。在太阳方向的前方十几英里处，飘行着最近的镇子——格兰特之机，不过此刻它被云山挡住了。

云是格里芬一家来到这里的原因。在逐流国太阳能够照亮的区域的边缘，空气凉爽，水气凝结。形状千变万化的白色迷雾织就了一堵墙，隔开了光照区域和广袤空旷的冬域。这里是边疆，你可以隐藏各种事物——比如秘密工程。

镇子继续旋转。云团之外，天空向四面八方延展，无边无际。远方的两颗太阳照耀出一个苍白的球形区域，成千上万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云团盘踞在这个区域的周围。大多数云团被晕染上一层玫瑰色或琥珀色的暮光。有些云团上顺着气流的方向飘出了参差不齐的条带；有些圆滚滚的像只马勃菌¹，或者伸出许多长臂，有如星星的光芒；冷气流与湿润气团在很远的地方发生了碰撞，一团蘑菇云在灰尘和迷雾的遮掩中冉冉升腾。上方和下方都有白色的云墙挡住了更远的景象，而太阳另一侧的一切都淹没在令人目眩的金色光辉之中。

传播了数百英里之后，光线会慢慢变成黯淡的红光，或者在无数云团以及构成高堡国的物体面前止步。当你朝文明空间移动，不等离开自

1 一种真菌。

已太阳的光照范围，其他太阳就会开始变得明亮；而如果你的方向与此相反，你最终会到达一个所有阳光都彻底消失的区域。在那里，彻骨的极寒统治着一切。寒冷加上黑暗，造就了一片生命的禁区。从那里开始，你便进入了冬域。在海登所居住的这个行星大小的气球——幡云世界里，冬域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容积。

加文镇飘荡在文明空间的边缘。远方的阳光经过重重过滤，已经难以令庄稼生长。不过加文镇并不孤单，上下左右都悬浮着人类的定居点。左上方三英里处的一个农场里，农民用一张一百英尺见方的网搜集碎石和土壤，利用阳光种植油菜。每一株油菜都牢牢抓着自己的小泥团，在彼此的阴影中慢慢翻滚，偶尔被空隙间透过来的些许光线照到。经过农场旁边的绳索朝着敌城闪击的方向，延伸到很远很远。那条绳索其实是一条繁忙的公路，十几辆甚至更多的车辆正沿着它行驶。右下方有一团房屋大小的水球，微光闪烁的表面不时被一股轻风吹皱。海登看到水球内有一群水鱼在盘旋，它们仿佛一群忙碌的钻石。

一眼望去，可看的景象太多，若不是余光里的一点动静，海登几乎察觉不到骚动的发生。他探出栅栏，沿着镇子弯曲的围墙看向左边，发现从太阳的方向发散出一片密得不同寻常的飞行尾迹。就在他看着的功夫，三个发光物体冲出云团，如离弦的箭一般向同一个方向飞去。

奇怪。

他还在纳闷发生了什么事情，重力警钟又响了。海登从栅栏上抽身撤回，跑向主路。他已经信誓旦旦答应过迈尔斯了，如果到头来把喷射飞车运转起来的是别人，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通往重力引擎的楼梯井开口在街道的中央。重力是一项公共服务，镇子的创立者坚持要让每个人都能看到它的效用，都能轻易上手。因此，当海登沿着阶梯走进冷风嗖嗖的引擎室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的时候，他感到非常惊讶。

二号喷射飞车仍然挂在地板舱口上方的吊臂上。它并非那种重力环境下的旧式机车，而是一种结构简单的金属桶，以鼓风式喷气引擎为动力。桶的两端皆开口，一端装有风扇，中部装有酒精燃烧室。只要用一对踏板转动风扇，然后点燃燃烧室，就可以上路了。海登自己的喷射飞车躺在角落里，还没有完全装好。他计划今晚就启动它。

一号和二号喷射飞车开动起来并降落到舱门外面之后，就能够产生足够的动力，推动加文镇以每分钟五圈的合理转速转动起来。这项工作一天之内总要做个一两两次，所以通常引擎室里总是有人在工作、补充燃料，或者维护设备。可以肯定的是，只要重力警钟响了，几秒钟之内就会有人来到这里，然后一分钟之内喷射飞车就会重新运行起来。

引擎室的墙板之间风声呼啸。海登没有听到任何人的说话声或者脚步声。

然而过了片刻，另一个声音带着回响穿透了地板。在一两英里之内的某处，响起了一阵不规则的爆鸣。

毫无疑问，那是来复枪开火的声音。

#

一声轰鸣震得引擎室摇摇欲裂。海登趴在地板上向舱口外面看，刚好看到一辆喷射飞车从下方几米处一闪而过，车身上闪烁着逐流人标志性的金色；另一辆闪烁着高堡人的绿色，紧随其后。紧接着镇子已经转到了另一个方向，眼前除了空旷的天空外再无一物。枪声还在继续，只是隔着镇子转轮的大部分轮身，听起来有些发闷。

咚咚作响的脚步声和叫喊声从头顶传来。近旁响起了枪声，吓得海登蹦了起来——乱枪齐鸣，杂乱无章。但是海登注意到，远方的回击却相对平稳、有规律。

就在他沿着楼梯向上奔跑之时，有个东西从他耳畔尖啸而过，砰的一声打在墙上。木屑飞溅，海登跪趴在了楼梯上。他很清楚，不管谁在